

桂花苑

刊头书法 张杏玲



■ 激荡(摄影)

西岸有声,诗与AI共潮生

□ 王丽娜

晨光为徐江西岸镀上一层暖金,第十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便在这江风拂面的游船之上启幕。诗歌为这场诗与科技的相遇铺就了最温柔的底色。

游船甲板上,“弦鼓弄”节目率先登场,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银灰色的机器人身披国风衣裳,持着鼓槌,与古筝演奏家相应而和,一刚一柔,一疾

一缓,恰似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在江风里缠绕出别样的诗意。

当AI作曲的乐章缓缓流淌,阳光透过船舱的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代码与音符对话,算法与诗意共鸣。当我拿起一杯咖啡,咖啡杯的杯套印着一行行诗句,与江风、水声、乐声交织在一起,让这场航行成为跨越古今的

诗意巡礼。

十年诗歌节,从纸页间的墨香到人机共谱的华章。还记得参加过诗歌节在群众艺术馆星舞台的活动,在徐家汇书院的讲座。从徐汇的梧桐巷陌到西岸的江上游船,不变的是对诗意的执着,变化的是表达的方式。

游船返航时,阳光依旧明

媚,鼓乐已歇,弦音渐远,但心中的波澜久久未平。这场白日里的盛会,不仅是诗歌的狂欢,更是文明的对话——工业遗存的厚重与现代科技的灵动,传统韵律的典雅与AI创作的新奇,在这里相遇、相拥,共同编织出上海的城市肌理。徐江西岸的江面上,正绽放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独特诗意。

患者:去年11月发现的,现在咳嗽……

医生:密度很低嘛……我很特殊,我很懒,请记住,有个很懒的医生,姓赵。咳跟这个结节没关系。

患者:现在还在家喝中药治疗,可以停吗?喝了8个月了。

医生:……你的意志力很强,我放过你,不需要手术。

患者:别的医生,都让我做手术。到郑州、到杭州,都说要手术……

医生:……隔壁夫妻吵架跟你家有啥关系啊?请记住,有个很懒的医生,姓赵。

这段对话摘自短视频“‘懒医生’赵主任拒绝开刀”。据说,自称为“懒医生”的赵晓菁主任是网红,他的专家号超级难挂,上传病史后团队给予

网红医生

□ 顾海鹰

“精准治疗”。

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指凭借某个事件、行为,或是持续输出专业内容、特色作品等,在互联网平台上获得网民关注而走红的人。如今其概念范畴已拓宽,不仅限于全网知名的人物,在小众领域、垂直圈子里靠专长和优质分享获得认可的人也属于网红。

赵医生成网红,在我看来,除了他高超的医术和幽默的接诊风格之外,与当下一种情况有关,那就是高发的“肺结节”。肺结节在普通人群中的整体发病率约为10%~20%。换句话说,就是每10到20人中就有

1~2人可能发现肺结节。

在采用低剂量螺旋CT进行体检的人群中,检出率可高达20%~50%,甚至接近50%。这相当于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可能被检出肺结节。

当看到体检报告上有“肺结节”,需要“随访”,正常人是慌张的:肺结节就是肺癌吗?为此,遍访名医,以求答案。如果专家说继续“随访”,感觉先是松了一口气,然后继续纠结:判了“缓刑”,心里的阴影时不时要显现一下。

我在几年前就有“肺结节”的体检结果,并有“随访”两字。并不是心态调整得好,而是未收到医生催你“随访”的医嘱,否则,我可能也会让“黄牛”帮忙去挂网红医生的号。

但愿我只是在视频里见到赵医生,呵呵。

种植好一排假牙至今已有半年,让如今的我尽可露齿微笑,享受“笑起来真好看”的愉悦。

去年11月的一天午餐,正津津有味吃着酥嫩的猪蹄,忽然一粒碎骨卡进下排一颗牙的根部,恰巧这颗牙的左右“靠山”都已脱落呈“金鸡独立”状而松动。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加之这些年来陆续掉牙,让下排牙齿残缺不全,于是下决心去口腔诊所来个脱胎换骨“旧貌变新颜”。

拍片检查后,牙科医生给出治疗方案:基于下排中部3颗牙脱落、1颗松动,仅存七歪八斜4颗的现状,建议全部拔除后种植8颗新牙,并对有炎症的左右两颗牙施行移除牙根神经修补后装戴牙冠。见我面露紧张神情,医生耐心解释说,种植牙相较于“活动义齿”和“固定桥”的牙齿缺失处理方案来说,是一种把钛材料的人造牙根植入缺牙区牙槽骨内,连接上部结构并进行修复的治疗方式,这是目前缺牙时优选的治疗方法。其中的种植体采用全球认可的拥有高水平表面处理技术的奥齿泰种植体,它起到牙根的作用;“基台”连接冠与种植体;而牙冠则起到牙齿的作用。

笑起来真好看

□ 林春

用。虽然种植体是半永久性的,但只要你定期检查、治疗和维护,就能确保它更长的使用寿命。疑云消散后的两天里,我到所在地区医院验血,确认绝无乙肝传染病,以及量血压和测血糖。

携带“一切正常”的化验报告来到诊所。经过口腔内外和面部消毒,穿戴上蓝色无菌衣和帽子,在手术台上躺平,盖上只露出口腔的无菌布,张大嘴巴“灌注”喷雾型麻醉药。水银灯下,医生娴熟地在我的口腔里不停“捣鼓”。只听得“砰、砰——”四响,估摸着是4颗老牙被连根拔除了,然后感觉医生托着我的下巴,使劲往牙槽骨里压实某个东西和骨粉,不时还伴有金属声,估摸着是植入了4根钛种植体。此时,麻醉药效渐消,医生着手对左牙的炎症施行移除牙根神经和缺损修补。只听得“滋”声悠长,就像小砂轮在推磨牙齿,不禁生出些许疼痛感,却依然抱定“长痛不如短痛”的念头硬撑着。见我略显痉挛状,医生问:“痛吗?”我含混不清地咕噜着:“有点痛”“那就再上

点麻药吧”,然后医生继续推磨修治并缝合伤口,伴随轻微的金属声,感觉像是在牙槽骨上拧紧微型螺丝。一会儿工夫,我被塞上止血的医用消毒棉花,医生让我慢慢坐起,下巴敷上冰袋,摇摇晃晃径直走到休息室。

大约半小时后,外卖送来了头孢和甲硝唑;医务人员叫来网约车,我们一起到就近的医院吊针消炎。随后的两天,我在地区医院继续头孢和甲硝唑吊针,又持续了一周口服这两种消炎药。待伤口愈合后前去诊所复诊拆线。医生给我上了点麻药,花了约三刻钟,对右牙施行移除牙根神经、修补缺损部位和装戴牙冠。

而后随访复查、牙模压型、定制牙冠等步骤“行云流水”一路顺畅,如愿于4月底戴上8颗牙冠,医生叫助手递给我一面镜子,睁大双眼左看右看,终于弱弱地说:“非常完美”。尽管种植牙价格不菲,但除了美观,咀嚼劲足到位,有助于肠胃消化和身心健康,这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这排洁白整齐、坚固耐磨的新牙将陪伴终身,成为我人生中继乳牙、恒牙之后的第三副牙齿。

不用叫120了!

(微短剧)

□ 戴志伟

晨曦中,城市慢慢苏醒。

绿荫遮蔽的步行道上,一群男女老少、高矮胖瘦的晨跑者正在快慢不一地奔跑。

不料,人群中有一位突然俯身跌倒在地,发出一阵金属碰撞的声响。晨跑者哗然,反应过来后有人低头观察,有人伸手搀扶,也有人掏出手机拟呼叫救护车。

“不用打120!”不远处一大声呼喊,他匆匆挤入围观圈子,一边从怀中摸出一个锂电池的充电宝,手疾眼快地插入倒地者的后脑勺;一边喃喃自语,“忙了一夜,它也不知充些电,就急着跑路?”

晨练的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嘻笑声冲淡了忧虑情,啊,躺在地上的原来是个人形机器人,充电之际它缓慢地站了起来,眨巴眨巴无眉毛的大“眼睛”,茫然地看着四周,这更引发了大家的哄笑和议论。

来人伴着机器人远去,步行道恢复了平静,城市的活力正如朝阳一同升腾。